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王宮

子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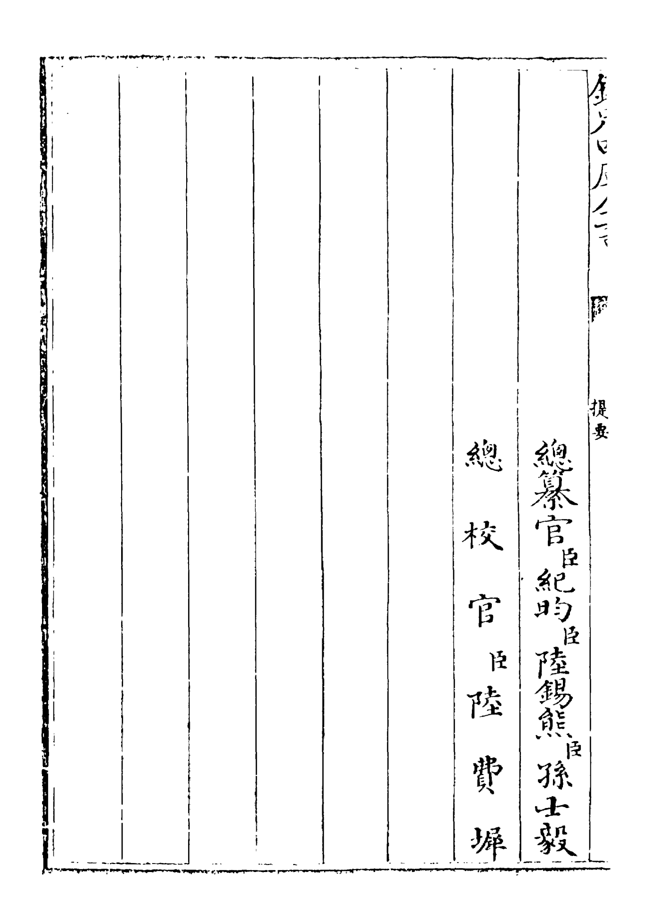
榕壇問業十八卷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榕壇問業十八卷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録此編乃其家居時講學之語考道周自崇禎壬申削籍歸石養山守墓是年講學于浦之北山越二年甲戌夏始入郡就芝山之正學堂為講舍至乙亥冬以

原官名用始罷講故此書起甲戌五月至乙亥仲冬者凡十六卷其十七卷有云丙子春者則道周已罷講還家取他方友人書牘問難之詞當時未即答者續為發明綴入其十八卷則同年蔣德璟所問之詞道周屬諸弟子代答問亦衷以已說併以德璟原問十八條附錄于後其書每卷分載所編弟子姓氏卷之前後道周復各綴以題識其大旨以致

知明善為宗大約宗法考亭而益加駿厲書內所論凡天文地志經史百家之說無不隨問闡發不盡作性命空談蓋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響應不窮雖詞意間涉深奥而指歸可識不同于禪門機括幻窅無歸明人語録每以陳因迂腐為博學之士所輕道周此編可以一雪斯誚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榕壇問業卷一

明 黄道周 撰

甲戌五月十有六日榕壇諸友會於芝山之正學堂坐定發端便以格物致知物格知至為第一要義云此義明時雖仲尼子淵坐晤非遠此義不明雖祖朱禰陸到底不親諸賢寂然未有問難仰視屏間有李見羅講義一章顧問諸賢云此章講義盡未諸賢又寂然意似未盡

者某云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說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箇止宿考亭諸家說逐物去從不見即事即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說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新不說物不得此物粹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覺共知是家國天下世人只于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內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

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于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內外有形有聲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盤針不繇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為心為意為才為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說此

話尋常此物竟無着落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留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牆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書做文章也諸賢釋然各有所得時日已可中諸賢各濡墨自就課義晚刻徽完急共辯論廿三人中半依朱義無為陸氏之說者私喜晦翁

實詣之效一遂至此自關諸賢悟性厭薄鑿空非為功令所懾坐間紬繹謝有懷趙與蓮吳雲赤鄭孟儲洪尊光唐伯玉盧君復黃太文尹孟賓各作有本之物知止之知楊玉宸直指誠身明善盧孝登尤詹姤張昴之德聲唐君璋君瓚參酌明善窮理之間黃共爾魏伉侯王豐功王元槐戴石星張鎮樸元屛各依朱義以即物窮理為最實詣意欣然各得坐後且別乃訂諸賢翼日各質所疑既翼日再補强恕一義謂前義已明無復以格

致精微一再推勘者唯唐伯玉趙與蓮鄭孟儲再申此意遂以諸賢辯質略載於後

唐伯玉問云格物致知紫陽文成兩家互觭紫陽亦有參合内外底説晩年亦説象山底是今日已盡破諸紛紛了但如此知字與知止知先後是一是二與慮字亦頗有層次異同不某云是問得好明是知之晶光慮是知之照耀同一日光從地出來透暑透寒是他格物從天穿過有晦有朔是他能慮從天外看日只是一片光

明從地中看日要是容光必照即此物是有本的物即此物是不遷的止即此物是先天獨存不落後著唐云如此則前日課中吳兄說先天之知極是又如何嫌他某云實會的人且不要高聲

趙與蓮問云博約兼該孔門正印鵝湖橫分德性問學為二離德性既無處尋學問拋學問又把德性如何尊今日說事物歸原不知德性問學可是一物尊之道之可是一事不某云物既不分事又何別如說德性無物

便使學問無事旣有源瀾正好觀看須信尊是至善寳

座道是格致威儀

鄭孟儕問云格物之物若果有物致知之知應别有知夫子直説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此知字豈有物在某云此看極細夫子生平説無知中庸都説有物佛家極要説無物諸乗都説有知此是玄黄之判然是夫子對子路説得不同異日無端特呼子路云由知德者鮮矣彼知字若是無物則此德字亦是無知了此

處參透于本始工夫定無疑悞

翼曰張德聲又問格物如是有物則夫子居恒所說知之者好之者樂之者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此數之字竟指何物如是無物又何須著此啞謎甚云如賢說較孟儲又緊聖賢出世只為此知未了未能與日光并亮以此不寢不食仰思待旦發憤終身如是一句指得何消如此德聲云如有難指處則萬物一物了不得此物衆明同明

了不得此知任從今日說天下身心洞然無間猶須終日不食守此疑團也某云且不要疑他子思說至誠動物書云至誠感人人與天地萬物決有通透一路只怕人心麄眼窄耳此赫赫原頭切勿礙空礙實

是日唐君瓚推拓此義于象山涑水近代姚江異同上下對得甚明大要宗主紫陽以窮至物理為有體有用某但云如賢說都是不須辨折末後又問云如下章峻德格上下中庸云中和成位育此格致又決不從事物

上尋求某亦云不須辨析如賢都說得是是日開駁已透意諸賢中必有舉聽訟一章為問者久之了不復及意此事不過是身心中一事蚤年亦常講過遂可付之無言

翼日諸賢又說聖門只是論仁他無要義格致之義可是仁不某云為有此箇纔看得萬物皆備古今來只有西銘極透此意勿說萬物一體是腐生之陋談

盧孝登云且放下物格知至如論語約樂章說仁說智

說處約處樂仁可是物格智可是知至處約處樂可是物是事其云此正是止處如夫子說聽訟猶人是仁是智那無情之情欲盡之詞是善物不善物善事不善事如要與他搬弄雖終年閣筆不得做府縣人有箇詞訟在人身中有遷善改過都是看得此物明暗盈虧意色不同照出影來如要自家光淨放出靈通只是不為約樂所動看得約樂亦是照身影子以此看車蓋宮室門巷瓢盂了無罣礙便與山水動靜一般意思不到此處

如何放下

魏伉侯云前說萬物一體未免是籠統說話周程說敬延平說靜唐虞說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源頭某云賢說得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為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關西延平都此意只是說不出來為賢㕘透通身汗下能於此處實實著手何患聖賢做不出頭

翼曰又問諸賢還有疑義不

黄共爾云顔曾俱是聖位上人曾子一生得力忠恕顔子得力俱在禮上忠恕只得聖心禮字并得聖人作用然如夫子説他屢空此中更著何物如是影話何所恃靠便可有是行藏如的有是纔可行藏不知高堅的成何物某云極是與藏某亦曾於此處發憤研求極高極堅無下手處極博極約纔可安身不得安身更無利用易云精義入神如使聖賢無此工夫縱使發皇滿世亦

是暴虎馮河更要空忘如何得見龍蛇之效共爾云此處難言但說禮字一日為邦施此六事此六事與復禮約禮是二是一抑是此處髙堅一齊合從抑是此處才情一齊罷舍耶某云禮如至善復約便是止處認得此物天下何物分別且如大家看顔淵與禹湯舜文尚有分別顔淵與夫子兩家對談究是一物一事異日孟子述顔淵談話與有虞別無分面又扯禹稷與顔子合作一身賢豈復疑為邦過為窮大耶共爾意殊有省

元屏又問聖賢所得各自不同顔以開悟入門曾以真積下手顔稱四勿曾稱一貫後人不以曾學太精顔學太淺今人紛紛為朱陸異同想亦不是某云此説得好都是胸中有物不透看得東西大小白黒耳元屏又問子貢顔淵一般聰明夫子對子淵説得簡易直捷對子貢説立達却甚玄奥了如何已立便能立人已達便能達人如説是欲猶懸空想豈古人欲明天下亦是空想耶某云欲仁得仁欲仁仁至此事如何説落空想元屏

又云如此前日諸賢課中有講欲明的欲字者如何𡡉他某曰也罷何嘗見老婦穿針官人放債

唐君璋云顏子說四勿天下誦為要方憲問說四不行夫子以為疑欒樊遲說先難孟子說强恕出自夫子口中箇箇可宗出自原樊意中反成疑難此是如何某云此正如程伯子說王介甫在平地上談相輪不如相輪上談平地也

謝有懷云今日言談可謂終日夫子到說無言默識既

有學誨不知默識何物旣云默識不知學誨何事某于言下亦覺有省起謝諸賢云正為此物事灰心杜口未得有懷又問子貢說學不厭智教不倦仁子思說成已仁成物智是一是二某云不省到邮田地自然省得某藉諸賢分別何遂敢知諸賢默然又問諸賢今日可別有所疑不

張勗之云夫子論士以為心有所定計有所守然後不為約樂損益此事不關領悟而來子貢對衛文子云孔

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説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今以格致求仁為宗又是知行合一之旨如薛文清王文成胡敬齋陳公甫路徑不同終與孔門施教之途隔數十里何能教諸賢不墜講解不落文義的的造有為有守上去某云古人風氣尚醇化柄在上四十强仕成材乃達今人舞象之年便要立地頂天文藝百行便奪席登殿矣如不於文藝一途指出是聖賢晤對滴滴還源如此波瀾何所底極大

成諸公不合教人上屋去佳伊自家磨鍊摧折自天隕
來却教人不得人只管上屋不知他是屋匠上下無疑
天下人各有心眼那箇不知龍谿温陵説喫不得至如
羅近溪周海門近來諸公引人入悟初亦不離仁義禮
樂只要自家卓爾高堅雖造屢空不墜空界自家多識
一貫雖多億殖不受物累文藝講解正是兩澤相麗處
雖遭謠詠不至獨善其身勗之又云曾子言三十四十
無藝即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即無聞矣與夫子不足畏

相發似此聖賢念念心心故不得文藝聲聞何繇能斬斷浮游直証性道某說此處實無分别神龍一日五化鳳備九德文章豈有鏟華就實之理只看他瑲瑲鏘鏘委蛇屈伸與魚鳥自然負異何况出類拔萃之人再無復疑文藝聲聞足滓性道也

尤詹茹言下亦遂豁然云嚮纔擬議欲問文章何以日新令知此道本之實悟如使才品成就决無大業不居之理某默然良久云才品成就是有才品的文章如富

有日新自是忠信進德後事合去做去只是去却畔援歆羨直抒所見與聖賢相期久之神明可通自然與日月星辰輝映

戴石星云性道文章既合一何說可聞不可聞且文章有言不說言字性道無言反說言字此理如何某云天下事物那箇有口那箇不會說話譬如一草一木有枝有節雖不說草木現見他是草木如他自家臨春愁生倚風自笑是誰聽他說話此處只要領會更不須疑諸

賢㫖云今於此事此物差不疑貳了但於此外即事即物疑難尚多某云何妨推拓盡去

吳雲赤云士固有同情殊斷者亦有名美實難盡者載記所及尚有八事胷礙於心某云何妨備說雲赤云圯下受書商山翼漢此是何處精怪出來當大索十日時白鬚老公逃躲何處抑是取履奮椎先後異學節候不同耶某云漢家常有白頭翁怪他何事聖賢手段動恐而後自然不同雲赤又云董公作春秋災異何不與弟

子商量李漢北地尚可為何無伊周手段王茂弘不答
處仲豈為肘後報仇謝安石偶然折屐豈遂矯情終敗
魏玄成十思十漸難洗前愆趙韓王再誤一言奚當論
語某云某尚未讀書無緣知他功過雲赤又云且如劉
青田勳業造邦文章傳世比之子房優劣如何某亦云
不知但如太祖德過漢高自然青田優於杞下也雲赤
默然良久張晶之見過問曰鄉吳兄問八賢此是讀書
窾隙為何不甚開答某云知人不易各有當心處令人

憶愧如何答他勗之云他可不答如劉張優劣答之何妨某云青田在上前貶剝諸賢了無回護自家抽身非久正命此間豈有異事異書疑情疑案如留侯之與韓彭蕭曹功過上下高祖自知即如周昌豈是留侯商量得到青田之於汪胡緘口不得安得于此看有異同

洪尊光來問春秋所書二百四十二年不過萬八千字古今良史何以都不紛合王河汾作元經始於晉惠終於四國之亡與春秋可復相印不某云自春秋後只有

元經粗識大意餘者俱在史部耳尊光云如何見得某云畢竟意義不同尊光云春秋書王狩河陽史書帝在房州兩者豈有異義某云未嘗生見蟠桃見圖畫中亦與苦李殊葉尊光未肯某云夫子七十二年纔作此事切勿容易剖判

張鎮樸云春秋既是夫子絕筆未可頓參如夫子刪詩時纔四十餘耳弟子講論已自多年如何至今有齊魯毛韓紛紛不決直至紫陽翩其反而肯綮要畢竟何

在某云賢亦尋他何處未得鎮樸云且如三始便自不同常棣伐木祈父白駒各有風刺崧高烝民朋友相贈都有風頌直以大篇列於正雅天保采薇治內治外天子所用又非短章列於小雅賓筵抑戒一人之詩篇數俱鉅別分大小此義何居某云此義前人都攻擊去了畢竟事體不同聲律迥別鎮樸云且不論聲律專論事體棫樸之官人菁莪之育才斯干之考室靈臺之奏功六月之北伐江漢之平淮南采芑之南征常武之平淮

北事體并同而大小分置畢竟何居某云此亦無怪如斯干考室與文王靈臺還成勞成自然與中興克復殊奏六月江漢采芑常武何疑之有但如賢說終是章句分會如何得到上有日星下有帝王前有高谷後有深岸東去夫子中年作此一事精華方壯於列國水土九野文象一一包裹這裏依之為禮制之為樂律度權量鈞石斗甬一一俱從此出豈有他派大小正變尚有差池之理學者只為章句體貼不了如要把章句理會律

襲上事猶從丘垤上手捫日宮如何可到即如十五國風一衛之中有邶有鄘王豳與秦意義事物一條千別曹鄶唐陳無甚足録存他一國與秦豳上下江漢周召隱義數千言之不問諸小小者何詎煩料理耶令人只蔽於朱詩賴賢此發與嚴坦卿證明極是可敬餘便不論了張勗之過來坐久又問璵姪尚問魯頌如何徑不答他某云此道亦自千條不須再說

黄太文問易道精微且不敢問但舉其粗者如仲尼作

十翼除了大象歸併周公只有九翼何處得十來某云誰作此說太文云是晦翁某云晦翁定不如此漢人說文言是文王舊話雜卦是九師所傳如此只有八翼見近人以上下小象別為兩翼此俱不曉文意也文王周公文字在大象六爻與夫子意義負然天淵豈容混說是日午下鄒定基見過某試舉此義定基云此錯耳註云兩象六爻此言六爻俱有兩象是文王周公所繫之詞非惟大象小象也某謝鄒云某初不讀易然亦未嘗錯

過勸諸賢章句文字之外別意相求

尹孟實云昊尚有一章句易中元亨利貞說其爻詞皆云利於正固耳文言直作四德後來何以不通諸書俱云利義之和某云夫子既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奈何讀夫子書不許夫子斷句取義孟實殊謂未然某云都且放却某不觧章句文義

於時衆論且畢疑信各半盧君復楊玉宸王豐功王元槐年最少未有疑難顧問如何王元槐云命瑶有一事

問得太滋不問又抛遠不得如一代之興必須正歴近
日議歴紛然徐閣老既用西域今人又許滿城滿城既
依郭史自然與雲間西域異道不知歸宿齊整欲上合
天道下揆百世定是如何某云問得好但惜太蚤也譬
如格物須看得自家身心是一是二是離是合生死人
鬼了無異義然後通得天下家國幽明神祇令人做歴
不曉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茫茫在歳差上下零分多
寡比擬將來寛數十年又是一番謬誤且如日之於天

猶心之於人取道不齊晷影自别今勸他星臺先明二至日影以定月交淺深無一人肯者又要近舍守敬遠祖冲之如何得有端竟出來元槐云此事遠近實未深曉但要探箇消息某云未能格物知字消息如何相探得來千下張三華世兄并朂之俱在坐元槐是三華外孫三華云伊說且不須辯晰但如伊說顓頊歷七政會于營室此是真是偽某云正如此事亦須格物當帝堯時日中星虚顓頊分在堯前虚在危前尚一二十度豈

有數百年後倒行一二十度之理後生人每事審問再不要為文字所誑但勿以此隔斷稽古之路

王豐功次云經邦不敢遠問只如聖賢躬體力行俱在倫理日用子臣弟友夫子終身自謂未能自夫子來何人不是此物何人不做此事卻無一人做到夫子田地夫子於此處說出忠恕分明是以巳恕人對仲弓說又添出敬字仲弓之敬顏淵之禮莫是此處下手不同遂使終身言行都不慥慥了某云賢說得有歸宿某今日

說格物致知說强恕而行未嘗結得敬字賴賢此說得到格于上下格于鬼神鳥獸草木魚鱉道理

楊玉宸當日已信格物是箇明善再不復疑某曰且問看玉宸云朱陸異同勿論格致只如一學字晦翁謂明善復初陸說是自然有覺將覺先於學抑學後乃覺耶有學便有習將覺果是性學果是習耶某曰此則不曉格物是知去格他抑知至是物通至此耶聖賢只是如此學問猶天上日月東西相起決不是舊歲星辰覺今

年風雨亦不是今歲晦朔覺去歲光明吾人只此一段精魄上天下地無有停期温故便知千歲知新便損益百代切勿為時師故紙蔽此晶光

盧君復最簡重嗜古不苟言笑最後離席問士不通經學古不足致用宋儒講論于斯道極為有功然如當日經濟視漢唐如何漢治雜霸唐治雜術宋治積衰日淪日廢議論成功亘然兩轍毋亦德行文章經濟判然兩物并成兩事歟某曰今日最喜得賢此問異日免被天

下笑罵宋家天下自燕山來半是敵國賴得元祐諸賢清明潔治末後衰頽不比五代自是氣運使然向無諸賢不知幾多豪傑臣遼臣夏何况金元且如狄武襄岳武穆諸賢經許多危疑從容問道豈是河朔節度皮毛盱及陳同甫騁騾天下作一虞允文不成但看張邦昌劉豫做不成天子亦是周程諸公手末努千萬勿説德行文章不成政事今日只管看得此物透與不透如透者必羲神農與今日天下了無分别如不透者呼韓稽

首屠者接踵猶是隋朝世界天下未平也某昏昧諸賢

高明一一指示勿使後人室裏猶有異同

榕壇問業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二

明 黄道周 撰

甲戌六月二日余以兒子疚未還山諸友約為再會時在榕壇者四十八人唐伯玉蘇伯韡阮霽皇唐君瓚盧孝登王豐功魏伉侯戴石星以家務見謝凡四十人至於會次秋水曹公背以莆李視府篆攝衣升堂謁夫子像畢下堦揖諸生坐定問今日講論何章某請公祖發

皇大義推讓久之某云諸生讀書泛泛言大學中庸大學中自然以至善為要歸格物致知為首義只是中庸兩字單舉名篇於中和首義又別著眼此處尚未理會如何得開門見山曹公應聲云庸者用也中和兩字只是日用當然大舜所謂用中與聖門致中皆實有下手處以此與大學一樣著眼某作禮云頗有公祖開發使諸生豁然不然舍和趣庸又成贅義曹公云正不知次章如何便說中庸不說和字某云先輩只教人看未發

前氣象和自庸得不消看了且如喜怒哀樂是庸常有的直做到天地位萬物育亦是尋常事業無甚光怪只是未發前看得不同耳曹公云未發前畢竟如何某曰只是戒慎恐懼且是君子小人在中庸中了無分別只有戒懼與無忌憚便天淵之别了曹公云如此看時中字還是一是二某未解曹公云如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此是一是二某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覩聞以至覩聞自未發以至巳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

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極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麤了曹公云如此看時字便在隱微顯見未發已發處透得分明致用極大如小人但說得用不得也某為斂袵者久之某見人厭薄程朱於時中兩字看不明白欲於是日豎義却念前日强恕求仁之義講究未透聖門本領只是明善求仁求仁工夫看不分明驟說中字便與空門鬪鬧了說靜說敬入手直捷亦未能於明

善求仁處領得完全因曹公問題次應云聖門中尚有疑義如克伐怨欲不行章極是難看也仁字如是難知夫子不合以是强人如是易為諸子不合都做不到且說克伐怨欲四字已是上根人下手不在塵腐路頭令此處刋除未開仁印教人如何用工譬如驕兒庚僕不放出門雖是小可愛養中才亦從此做去難道存遏懲窒便是一路清寧也但不知顔子不遷不貳比此如何耳曹公云胡安國學曾到此試與諸賢一叅時坐久曹

公以堂事且去某欲曹公更命一題公固推讓因於聖
像前探得桃夭三段公謂聖賢談話動便引詩以此開
益後學猶禮樂之有笙簧諸賢欣然承受某私欲吾黨
講誅自是韋布素志一旦動煩有司不獨鹿豕改色亦
恐有人傍門穿竇因送曹公次回揖諸賢云程叔子極
是好人又經濂溪鎔鑄去之十年見獵猶心動僕今日
見官人來講論便覺微有名心諸先生幸相箴規勿為
急燭動火也時日未午同諸賢過紫陽祠謁畢復坐舉

題云聖賢相引只是無盡工夫大禹不自滿假求仁無怨欲仁不貪如就克伐怨欲上消磨光淨去仁何遠只怕他執煞認着謂招降殺賊便是天下太平也如此章是聖門證仁第一大義與子路不忮不求子貢無驕無諂一樣參看今人都說不行四者還有四者根在又說在外面打疊不在裏面磨礲難道四者根株尚在外面乎又道不行底象如壅水如截瘧難道壅水截瘧夫子還說是難事也正如禹周驅逐鳥獸盡稷粒食生民一

段仁心還須千年與舜文合謚且勿說殺賊招降便是盜息民安即使比戶可封難說聖心便了也諸賢云此為首義如次義還是桃夭三章不某云我輩今日雖是課義實是探討聖賢消息某初來要明中庸密義已被曹公點破得出畢竟此中尚有一事如中庸其至中庸不可能此中庸字豈是皮膚如何要擇且如擇乎中庸此手豈錯如何又補箇一善出來聖賢心眼精微只看予智兩章針鋒細對擇執關頭指點不漏即此知止格

物做到舜顏上去無復文章何況二義三義耶諸賢於
是命筆以克伐章為第一得善句為第二桃夭章為第
三是日暑氣蒸極諸賢集坐搆思忘疲某俯數廊柱唯
有自愧脫刻吳雲赤先完兩義雲赤意與某水乳俱合
既而諸賢首義以次畢投朱君薦蕭然玄引最得聖門
進一步法謝有懷趙與蓮居常甚敏是日亦湛思良久
乃出唯陳明師浩然吐所欲言於題中疑難掀擲殆盡
某拈明師作對諸賢云凡聖門論仁常有兩義一義是

密藏一義是進法密藏者對子淵子弓說克復敬恕當面認出內聖外王白地明光進法者對武伯子張說干乘百乘說清說忠背地藏着實用真體金針不度唯對子貢說立說達挽却當中耳凡聖賢皆當中作出克伐怨欲不行已從當中挽住却未嘗洞中紅心如射箭者手强目高時時穿透杆外此是博施濟衆的難事弓强手柔時時穿貼紅邊此是不行四私的難事然穿貼紅邊與穿透杆外者手地不同所以一挽之使近一慰之

使進異日此義恐不明白纔對子張說能行五者天下為仁能行五者不行四私所謂抽他銅錢與他元寶也不行四私說不知其仁勿作四非禮反說天下歸仁所謂銷他財寶白地明光也諸賢於先難字都看得明白只未把聖門歷歷談仁處一一融會成一大塊陳明師似嘗看過却體貼透亮諸賢謂都看過只是夫子說不知便虛涵將去使人自會耳洪尊光心地最明淨於此處都看得圓成黃共爾看得圓成都於難字上體會大

抵此題謂有難字替不得仁字有仁字把不住難字兩
下投刀使强力敏手苦心攢眉者一齊心虛跕脚不住
如顏夫子博約前後鑽仰髙堅何等艱苦難道心地上
做起工夫便容易也所以顔子一箇禮字當子弓兩箇敬恕子
弓兩箇敬恕當子張五箇恭寛信敏惠不是理路不同正是
禀受領畧各别若要一處抖擻特地證成便向旁門喫
棒乞食去也是日諸賢各極研㑹楊峻人唐君璋鄭枕
石張鎮樸人自豎義斐然足讚唯盧君復張德聲尹孟

寶以若暑不及完篇翼日乃證次義勗之元屏鎮樸巽日過寓中問首次二義要曾孰難某云此俱是聖門中第一要義克伐顒如劉季入關決定要王仰視宫闕俯顧組璽無一不是王者與留侯商量封府庫圖籍俛首謝項此段精神畢竟與武湯覔别擇善題如武王入洛俘寶萬千到頭只是一篇洪範難之與仁説二既不得二中庸之與一善説一又不得一一邊是入海探珠一邊是登天捫斗纔着一毫麤心便是萬山突礙看顃子

得一善後猶是拳拳服膺則聖藏中豈有合下領法只
管手下入木三分不要擡頭虛放徑尺也桃夭三章無
甚與義然既當壇與曹公拈出便多作者鄙定基不作
次義只拈桃夭之篇與楊玉宸同意復貽書見問云擇
乎中庸得一善此善即至善也一字與中庸各何處下
落若别有下落道不得中庸不可能也某云此事當日
說之已明定基未曾面話且如中庸其至乎不是一善
那得至來正謂擇至庸者不得一善所以民鮮能久矣

虞廷學問要從精一說到執中若無精一豈有中字要截得來定基又問顏子執擇都在膺上博約都在我上克復都在已上原思克伐怨欲只見克已一邊把絲已章看不見了某云定基看顏子瞧着兩邊耶已字如有兩邊當如月蝕一邊去黒一邊生明追其明時邊背安在且如克已定基尚謂未仁耶定基云不行與克已畢竟如何分别某云克復消息正如月蝕還明不行消息正如雲霧不興吽月蝕還明自家信得天下人亦信得

叫雲霧不興自家把不住鬼神亦把不住也張鎮樸因問前日說不行章有兩義都是無盡義如何參透某云何處看是有盡無盡鎮樸云雖亦無盡仁亦無盡是無盡義霧不蔽山雲不蝕月是有盡義某云賢自參會得透如論體者月明山蒼與雲霧了不相涉如論工者邊暗邊明各隨天下所見何處得有盡義耶

翼日趙希五又問夫子教顏回克復教仲弓敬恕教樊遲先難至原思獨云為難仁則不知豈分量不同立教

亦異耶某云此事已曾講過不復須疑希五云考亭說克復是乾道敬恕是坤道作何分曉某云猶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耳難道樊遲原思一是屯道一是蒙道也希五云世云克已是提宗不行是對治如何某云提宗如服氣還丹對治如禁葷斷酒兩事細絲有何分別若是仁人只得呼吸尋常與天同運

涂爾虞云先難後獲所獲云何如可謂難更當何獲未識攻苦休歇先後放下一齊俱有抑一齊俱無耶周季

侯云約法三章少不得垓下一戰其義有可商不某云此則不同垓下一戰只為間道入關若使前途倒戈只得放牛收馬豈有遏劉耆定又須翦伐一塲只是朽馭上頭戰兢無盡一心安穩難事又來堯舜相對再不說天下太平且及時為樂也

林非著又問天下太平與歸仁一様氣象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是小康克伐怨欲不行可是分疆畫守自保城池不某云正是滕薛小邦亦行得王道惜他不行難

道效死勿去亦是王者之師

楊王宸是日首義已先完取去某不復憶因問王宸昨日意旨如何王宸云顏之克復憲之不行講解紛紛以天宰所見則顏有復禮在憲力求去克伐怨欲畢竟有頭腦無頭腦之别某憶前期黄共爾嘗問克巳復禮禮是何物未及裁答言下憬然因問王宸復禮是頭腦此頭腦安頓何處王宸亦憬然某云無復非禮便是禮了此禮字更無可説譬如日出無不明處便是明了不消

說明是日出也王宸云日出便明此是頭腦未明要日出此是未有頭腦耳某云如賢說極是但知雲霧風雷日月亦自在但要吹盡油燈天雞自啼東方漸白耳呂而德因問如此全是景侯昔香嚴童子問溈山的的大意溈山云我說不干汝事嚴後因擊竹有悟禮謝溈山云當時若與說破豈有今日不審原思景侯到時又是如何某云吾道則無此法夫子對曾子說吾道對子貢說予一貫明明呈身見顏回勞苦直接他文禮路上去

見子貢施濟直挽他立達路上來何嘗看人自啼自靜
只是前頭說難說獲說為之難後來說易說簡說易簡
而理得要人此間探討尋求得箇真歸宿不漫下工夫
也外道只管虛虛聞聲應響恕風兒切勿靠信
周房仲當時亦問夫子以乾坤兩義提出克復敬恕至
如咸卦提出虛字繫辭又提出寂字老之清淨佛之妙
明皆從此出今日如何說不靠信得他某云寂感虛受
此是世間人事神明一定道理豈是佛老割據得去又

豈是夫子陰隲護他且如仁字一字是夫子特呼出來為五經王璽任他說慈說捨說果說報說秘密妙義何嘗有一字頂戴得去一字滲破得來即如克伐怨欲四字隨他五陰六塵諸垢淨相包裹備盡此處斷除夫子猶未許他仁字何況黑白雌雄之間

鄭孟儲極是湛深人尚有此意亦云談到心性上去便在乾坐玄中某云何處見在他玄中孟儲云譬如無意必固我不行克伐怨欲此中磨勘逾磨逾細便覺空藏

是箇盡頭某云正是此處為他救命為他下藥如荷蕢一流人夫子直曰果哉末難此箇難字是他瞑眩金丹古今豈有不格一物能明萬物不盡巳性能盡物性的道理如是一路掃除便成透亮試看日月星辰豈是掃除透亮得來如說磨研淨盡便與空隣譬如骨角玉石干倍下工只期無憾豈有切磋琢磨直到絕無纔稱明了此一種書晦菴諸老辨之巳熟我們再不消說

朱季文又問心性兩字是聖門常談語孟多間稱之者

大學言心獨不言性中庸言性並不言心豈修齊治平許大事業皆從心造不從性造參贊位育許大學問皆繇性造不從心造歟抑心性是一是二吾儒所云存心養性與老氏修心鍊性釋氏明心見性遠近異同歟某云此是賢考究來問的抑是賢謄録來問的如考究來問者某曾講過諸賢倫知如謄録來問者想先輩自有文章也季乂云是俊記得俊初來實未聞說某云看頭日格物明善意義自曉是日剖析斯義於制私一路不入拘儒不墜佛老賴諸

賢長助實多而次藝發皇在諸賢心上實未盡暢因問
尤詹茹云擇乎中庸此中庸是散見天下的抑是探集
吾心的得一善是中庸融會的是中庸揀選的詹茹云
顔夫子與大舜一樣聰明一樣擇法問察之下兩端盡
融如食知味如行得寳何由窺測得他某云顔回亦是
入耳就陋巷絃誦上體貼如何便到虞廷上事詹茹云
虞廷深山想與陋巷一様工夫某云賢說得好孟夫子
最善看書顔回在陋巷擇得一善便拳拳服膺此是舍

之則藏一路虞舜在深山間得一善便沛然若決江河此是用之則行一路詹茹云如此則得一善不消看到至善上去也某云此則不同中到庸處如銀出火錬用熟成得一善如丹頭點就百寶所宗且如人倫方員要有至極得一聖人規矩握要所會自然不同譬如一般規矩亦有極精極微工夫所謂精以致一也詹茹云然則顔子已到知止能得地位某云古人學問千聖同條靜安生慮雖在吾輩何敢不勉

黄君琬随問中字既是未發一善字更是何物李延平勸人觀未發氣象此觀字即是擇字否既於無可擇處着得又於不著一善處得善此等微渺下文告哀公又於擇善下分派出學問思辨來此是同是異某云賢問得極好古人說此中字只就無過不及上看分化原頭少不得一番鍛鍊吾人學問思辨工夫正於此處措手如九二大人亦有學問聚辨的淵源耳凡人錯處都在極微極渺正視不到處如在昭昭路上不是無忌憚的

豈有差池且如此天下根原萬物秘藏要銖兩不差定費多少心力此中工夫切勿疑誤

呂而遠曰小人無忌憚是糠粃一世不消說了君子而時中却是天長地久不隨風雨明晦的然如此中庸經決擇過尚有一不一處是何縁故不敢謂一善是中庸錯出單義又說不得是中庸了義歸墟看來中庸是舟一善是柂性善是中庸柂工某云都是但一善不是了義歸墟將謂終身日日買船選柂也某憶先儒每坐講

論必問孔門所樂何事顔子所學何學初意以原思與顔子對照看出不遷不貳而諸賢紛紛為每事擇善隨時處中二語縛著因林興公來問顔子亞聖過怒應無如何還有某云賢看不遷怒不貳過細抑不行克伐怨欲細也如說克治工夫再無麤細之别如看他體會源瀾支節迴然難齊興公云夫子教他下手亦在視聽言動上何嘗直破心扃某云正在此處備見天性凡人下手要有得手用力要有得力處如在怒過上下手終身

是箇怒過也輿公云如在己上下手豈終身是箇己在某云此不同試把手掌當日照過何者是汝骨月去了非禮便是禮了己克禮復如何猶說己在輿公云如此繇己之己與克己之己是一是二某云汝兩手擦面誰是汝手誰是汝面汝自家梳洗整頓衣冠雖有別人亦是汝的此處十分分明如何自家倒錯輿公又云畢竟顏子得力何在某云不會首義再看二篇莫若郭受子所云隨立隨掃也

謝有懐張勗之柯魯生於是一齊悟一善之善不是等閒自捐所問不煩更答

張元屏云中字既明白只如庸字舜顔武周許大事業在夫子都看作庸行誠明性教而下篤恭治平而上聲臭盡處夫子都看作庸言此中擇執何處下落某云看中庸首尾是中庸下落大學開頭說止至善中庸煞尾說無聲無臭至矣庸常道理直到此處不是舜顔誰人領略賴賢提掇不使坐上淺看中庸輕抵至善也

唐君瓚以補課見過偶閒是說便云瑒常疑希聖希天之說如中庸首章不睹不聞未曾說至只說致字末章無聲無臭不說致字止說至字大學至善致知顔回擇中得一此不是希天而何某云極是一部中庸東到頭了只有兩字歸結一實如何諸賢尚有紛紛之疑

先是與曹公說時中時趙與蓮坐次稍遠不聞講論因舉前話云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無忌憚只是不戒懼時中只是戒懼不知此戒懼時便是擇守功夫抑是誠

明前頭不思不勉時候也某云此事前說已明嚮來吕
而遠亦疑時中不是戒懼黄君琬又疑看未發氣象不
是擇中大抵戒懼則時時做得不戒懼則時時做不得
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如何說是時中畢竟於隱微去處
工夫不到如要刻刻致精自然無朞月終身之别隨他
說時中變化我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横生手脚
是日二義頗明諸賢旁及他義黄太文問川流敦化楊
峻人問仁本孝弟洪尊光問同室鄉隣鄭枕石問顏回

禹稷尹孟寶問不知不能黄共兩問知一知十或理可旁通或言須異日皆裁答未能詮次有盡惟陳明師未有言話因問明師亦有學誨不明師問聖門言一貫者二參言下便承指出忠恕何等直捷賜言下默然後談性道尚有疑關豈是從人貫者心地易尋從天貫者命前難語抑是魯者濂實言在意中慧者謀虚意在言外耶某云此則未能要解者須是曾參不死端木復生陳明師固問張德聲亦以是請某退避曰若説者又是被

人惶怪一場德聲曰何事某云某前在浙江曾發此義及至毘陵與謙止叅證殊未慊心某生平謂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䎃鹵而出則為雷霆迫氣而行則為風雨餘光所照以為星辰餘威所薄以為潮水爆石為火融金為液出入項踵照於心繫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

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隔如此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了稍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鋼城十重内外明師唯唯德聲曰此是天道抑是人理耶某云隨賢穿串莫問阿誰

張鎮樸復理前語云前日問詩中三頌却未曾說周商與魯王幽與秦風頌始終如何綴繫某云此不須說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又曰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鎮樸呀然若未嘗聞者諸賢於是

開指稍濶

朱君薦問左國為春秋正傳春秋災異不指事應而左氏言之歴歴不疑將左氏補仲尼之缺抑賢人所詳聖人置不論與某云史失之誣易失之賊只看他無失處不要看他失處君薦曰現前失在何處某云君子之失也如日月之食也日月何曾樂要食在

唐君璋又問北極遠近不同自是地形漸別滇南燕北相差十三四度過此以往顛踵反植於理如何某云此

是常談又何足怪

羅期生問焦京王楊諸易同異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說之有

吳雲赤以前問多不復置問某云姑舉一二雲赤云聖賢損益差等如周公太公報政論治逆知其後必篡必削何不更求至道豈是精神有限抑是時勢使然某云此則未知若是轉移得住一變再變現亦有人却無變處又云蘇空同曰西漢風俗頹敝緜髙祖不事詩書東

漢名節厲興繇世祖敦尚儒術莽操雖易自是二祖崇
趣果是世運使然亦是風會之故某云此亦未知但使
黨錮不興諸賢未盡延熹餘歷尚在炎年雲赤又云宋
晉兄弟之國士風兵旣約畧相同今人遠邁漢唐何亦
有議論成功之歎某云此則不知聽諸先生私憂過計
某則寸田尺宅未能自謀
林非著已甞問過又來談云定危者與人諸葛武侯鞠
躬盡瘁負許才識不能復邜金之業就如一箇闇皓提

蹋不住如何得使張陸歸誠若使人有此等才識又有此等至性一心貫串天人一心自此管樂兩下分馳不知此時於心性內如何參得透於體用上如何看得定又如何做到盡頭處某曰此又未知若要知者試問原思做到頭時克伐何在做不到頭時怨欲何在一匡受賜鮑叔未知其始孤城不下魯連不知其終今日只做文章奈何便要上下今古

曩日某以負土復還山中且餘未悉以俟來期

榕壇問業卷二

榕壇問業卷三

明　黄道周　撰

六月九日某以内諱還山又十日郡邑較士丙舍下楗朋從不絶廿九日曹公祖致書以㑹期難遇再訂初秋之朔某竟以負土言謝亦謂考期不逺聚㑹非宜也朔二日曹公自到榕壇問諸友所請題目先是朔日已封二題付張昜之去一抑為之不厭一合外内之道也曹公對

諸友發揮大意所未及領初八日徽文始完槀至墓下僅三十五人趙與蓮郭受子洪尊光唐君瓚諸兄皆不值而游鱗長施非昃蔣仲旭謝爾載新下教

游鱗長見問云論語一書言仁多端至聖字則嘶言之不知仁聖是一是二抑有天人安勉之分夫子辭聖未嘗辭仁又辭名未嘗辭實但不知夫子所為何事所誨何物一時門徒定道不出某云此何須疑勿問夫子所為何事所誨何物且問古來百千仁聖所為是何事所

誨是何物仁聖是到頭食報之名為誨是三冬穮蔉之務如富翁長者如何敢居下冀耕田是吾本分說出此話豈有含糊書生只為聖字喝倒如怕虎人說食虎肉便怪驚謂無此理不知是獵家常脯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云亦為之而已兩為字都從此出顏孟以下於此為字都不體貼經師談到為仁聖便咋舌且說是空空為本分事無為仁聖理不知仁聖當日亦只為得本分事譬

如堯舜當日兢業終年豈曾標箇堯舜終年去為堯舜耶

唐君璋云夫子說為誨是下學還是上達如屬下學何以從默識說起如屬上達何以謝仁聖不居某云此中十萬勿說辭謝如說謝字躬行君子夫子亦不敢居不為酒困夫子亦說何有於我譬如擔糞下田人老實口吃當用力時齒亦不開於此處說甚下學說甚上達到畀日人稱他富翁稱他長者雖極正當亦要打恭起來

豈有呆說我便是也如老農夫祁寒暑雨晨夕田畔不著一聲咨嗟勿論膏粱子弟勉强不來即伊家麤頑漢子亦趕不上了只此就是聖人心事聖人様子

黄太文云夫子到處遜謝到處擔當窮年孜孜憤樂相乘大家商量無有盡處是本領得的所在如云除却敢心便有實諂則一味謙卑已證聖果如何還費商量某云賢說得是除是莽撡亦有豈敢之心小兒瓜果親前亦要讓只是當仁不讓了如說去箇敢心便可證聖將

顔孟無復證聖曰子如問本領所在難得直說一様肥磽工夫不同一様工夫時候各别聖人雖遇小事於三才上不靠一家孟子云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不齊也一誨一為教斆相長精神心力吐露畢盡矣凡人精神明清是聖心力融結是仁兩處都下不得手口只要此處人自鍛鍊到心力融結精神明清便去仁聖何遠勿說岸上終無人行也

張元屏云從來說家亦云夫子非辭仁聖子華非賛仁

聖一是指出學人為仁聖門路一是悟到至人成仁聖歸宿是否某云便是此亦不是尋常說家但說門路歸宿則徹不同門路是迹歸宿是室此是吾輩實歷功夫擔子上起家也此處相長無量成已成物日月不竭君埠所云任人見仁任人見智是也陽明先生謂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豈命志時初不見道得道時了不見志耶不過憤樂相宣如風雷水火要此兩物生成萬彙如云天地渾然更無憤樂成甚法

界莫云風雷是志雨露是道也佛家只曉得虛空是天

聖人蚤說乾乾兩字真龍心骨勿為蛇蚓所撓耳

揚峻又問學不厭云何有為不厭云云爾豈學深於

為抑為别有所學乎使為非仁聖則聖門所學的是何

事如以仁聖為之則仁聖如一榜樣似有成格可憑盡

境可居甚云賢問都是然夫子下語最不死煞仁聖涯

頭有如天海尋他成格盡境的何所在生平說忠清才

藝貧不得仁一旦子貢問施濟是仁反說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又如神禹顔淵亦是不矜不伐一旦原憲問不行克伐是仁反説可以為難仁則不知觸類引伸教斆之間豈可量乎聖既不深於仁則為何得又淺於學耶峻人又問夫子對子路説為人究竟亦無實義如説仁聖便是此人將毋堯舜亦是此等憤樂其云頼賢指得分明孟夫子云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只是念到不得為人不得為子試就此段想出聖人不得於天涕泣悲號開觧無處何况發憤而已

蔣仲旭問莫亦是地位難臻工夫可到不某云嚮來吴雲赤亦疑仁聖是性之為誨是反之然此中只說性教不說性反如是工夫者自家做不了誨不得别人雖是教學相長亦如魯雞終伏不得鵠卵出來趙希五云是夫子恐人把仁聖自居便有歇手特以不厭不倦使人鼓舞而不自知某云如此則是權教終無實義吾門皆是實義不用權教蔣仲旭云既是實義不用權教則只任他地位還我工夫也某亦深以為然吴共玉云如是

實義則子臣弟友格致誠正叅入為中終無了法亦無悟理如何生出憤樂教誨許多妙趣出來某云此事談之已多吾人只管發憤樂亦無用誨亦無用勿問他是權是實是假是真

楊玉宸云雞唱吹燈烟飛整案認此是為多少得力如說修贊删定在吾身中只是三分日子頭白齒落半坐空閒亦誨得多少某云賴賢此發孟夫子說舜徒孳孳於不厭不倦處又領得分明人都不看孟子書被宋儒

麤看誤了玉宸云孟子學本子思於誠字贊得分明於無息兩字却未曽贊出某云不是無息如何說得誠字凡事只是不為為又不誠所以厭斁出來孟子每每說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又說雞鳴而起日夜之所息舍此便無作聖工夫亦無做人地位

張勛之云還是作聖工夫難還是做人地位難還是作聖地位大抑是做人工夫大也某云論聖則有差殊論人更無分別諸賢說是地位工夫某說終是精神心力

論語中兩說無倦與是合四矣子路子張無倦源頭與夫子有何差別如有差別夫子亦不勸他冉有說力不足夫子把不好字面與他使他猛省只從此看便分明勿就為處看反費爭論也勗之云千聖只是箇學不學何處見為然如禹湯文武分量氣候寧無不同如何為之得一某云且勿看他不同只看他同處無怠無荒不敢怠遑雖使宓羲神農豈有差等必如峻人所指為的何事則夫子對子路子張亦未曾說無倦何事也且看

不厭不倦的是何物耳

呂而遠云夫子志學云不踰矩平天下云絜矩矩字的是孔子衣履留與後人譬如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且如一矩為之又從何始某云瓊山潛閣兩先生亦曾看到此未曉出處某常道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四肢百節禮樂疇象無人曉得顏子問目夫子

把四勿與他版版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參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奧義今人抽出以為心學如一方磚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黄鍾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為學立一字有千種奥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為得不厭今人為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令如賢看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千聖相受尚有手法孟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傳譬

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栽成萬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挽摶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賢不推勘某亦不敢啓齒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彫剎且勿辯論只溷溷大家看四書去也

呂而德又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為中庸便說戒慎恐懼

此是後天存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某云而德兄弟每問得精微某有一語甚粗與而德對破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函裹弘闡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天性即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箇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箇日月星辰人面上有箇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懼豈得無思無

為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盛時公卿士夫箇箇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髮骨節俱是虛空也

羅期生云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即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内信有此物則玄素所求差別不遠

如何刊落兩家且如前日所論繫辭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別某云賢與而德一樣學問洗心退藏此中更有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為晚矣人身自床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字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中實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為精怪也如是至誠的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今日方說為人便到此又玄虛

了且勿談罷

吳雲赤云問若難切也格而知恕而行為誨而默識默之與誠同是一藏内外虚實合一圓成若是矯物見清納物見和於二五妙合之精得無稍著一意甚云豈敢頼賢鍼砭通身發汗人苦不自聞過也某自生世五十年未曾與物抵牾只是體骨不媚變化未能三代以下如謝安石王茂弘都是聖人難學得就也雲赤云至誠動人久而後見矯納之人不能歲月孟子謂聖人得力

在智則至誠得力在成物上吾輩當所共勉耳某云此道甚大如賢說又非現在所能且須不肖反躬克治識箇頭緒相與推求也

鄭孟儲乃問嚮來說人不是天性不是道此語得毋捏怪且如太和保合則本來有完成之義合德合明則神聖有作為之功合內外成物我費多少鎔鍊陶汰仍不落博施濟衆局面不入摩頂放踵空門僅僅以性體了之未知性道兩字作何下落某云自開口來萬語千言

只為此事如何又疑將起來同是此物自天為命自人為率自聖為修修之與為為之與學同是此事看是文章便作文章看是性道便作性道只不要突鶻扯來將禰作祖耳如此尋求吾輩談話不如西銘訂頑包舉得實也

盧孝登唐伯玉施非是又把兩義合看一番於誠明格致上都有體貼

謝有懷謝爾載都與西銘同意然疑此處與二氏同旨

謝有懷云性合外內則無邊際無見相與佛家所說無人我等相及老氏所云心無其心物無其物有何差別謝爾載云子瞻亦云骨節皆髮毛孔皆身真實到此纔扶得世教醒得人心某云呂而德羅期生亦是此意今日辨論此事雖費筆舌亦是要義然自前日歷歷道盡此印此手不落白屋人家何須攻擊追討我說合外內之道他說中邊皆甜不是和合反要籠罩過來何止應節而已其實此已不成物無成處自己不學誨從何來

現前只說一君一相成就不來天下盜賊兵戈豈有了日如吾身中一心不活百病橫生取譬得出良方立現以此與二氏差別爾載云亦只是戒慎恐懼不然便有虛詐變偽出來某云看得世人虛詐變偽是吾身隱痛此便是聖人學問看得吾身變弄幻化是天地本情便是外道學問也爾載云佛門亦不如此某云流將到此王豐功云宋儒有云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伊顏都有所樂可是志學都從樂上盤旋出來抑別有所志所

學也某云日日要人此問胡湖州問大程顏子所學何
學大程又問諸賢孔門所樂何事二義極是要領前日
亦曽提過喜有此問夫子生平不説伊尹只説伯夷柳
下兼説武王又扶縄了漢帝嘗云不食馬肝未為不知
味也只説堯舜以來一介千駟古今同視貧窶之身常
在苦境無一樂字鼓舞不來直到樂中纔得自在孟老
以是探討精微補出聖人不漏眼界切勿道到功名路
上去也功名是時分推排禹稷顏子伯夷柳下生下看

命豈能知其所至近日羅近溪先生亦於樂字上探得八分只有樂字便不厭不倦外内圓成了然則憤是如何某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象盈舒的然可見豐功又云志字絶隱微誰人詐冒不得亦看他作用如何某云一介不取千駟弗視此處豈亦詐冒得來如是作用除却孔子都聽天地推排耳

是日諸賢問者不多都在兩義上折難分合唯黄君琬問德性問學須歸結禮上已於吕而遠問中備露此

意

朱季文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有甚緊要某云前黄可遠先生主試楚中亦發此義謂前知不甚緊要只是心體光明吉凶同患自然為家國開符吐珍先一著事某於此處實未了徹只得啞口但願諸賢循常格致到定靜中自然知他緩急先後也

張子京問成已先於成物如何又說知及先於仁守復禮乃可為仁如何又說仁守還須動禮某云此道無窮

東西相起切勿粘他字句

王元槐問書說上分別字義某云此則不知

林非著陳非魚問孔顏作用某云此則現在食的睡的

林興公唐偉倫問求其放心偉倫語意甚懇却於麯糵飛鴻之外窘迫塵務焦遭時勢某念此賢立志如此不覩衽席必被蒲團圍住乃對興公云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車遵坎過

橋常覺六轡在手雖大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如為聖賢何妨懸此直放此心太虛之表六合内外看夫子對顔淵時何等空濶豈是顔淵亦有鄭聲在旁佞人侍側耶

陳明師都不發問黄共爾良久乃問昨日施日禧作曾太師語樂來面請益節於屏風後聽未明白如是器數難道太師不解如是審音知變不知聖心尚費多少言說不知夫子正樂心事還於此章便了未了某云萬事

到夫子手中自然簡易直捷如此數言已為多矣一部周易千奇萬怪自夫子說來如家人耳語社師蒙訓一樣義農以來各有樂章百代損益不過如此看心是心看事是事看禮是禮看政是政禪繼放伐條理不殊聲振如一無他只是性經相同心緯如一也如說可知處尚有一半則更有一半不可知了看此十八字六變咸備天神地祇麟鳳鳥獸總萃於此可知兩字亦是遍閱六代領畧將來不是提耳輕慢樂師也此道亦甚大且

須從容寘心七日

張鎮樸最後問三軍與行藏有何關涉却為子路闡發豈是顏季便有韶武之分抑是聖人常有征禪之論某云後世聖人禮樂軍旅在行藏中決是大股單行不得大武樂成時便有周召分陜之事然未聞顏淵商量到此黃共爾前日問顏子極好是箇大拜如何謀天樣事賢今日疑夫子極好是揖遜其次必及征誅耶吾人讀書只管得不寢不食發憤忘憂以愚柔自處便有明強

人來以明强自負便到愚柔邊去

戴石星云夫子意思不論如何但如此事說豈敢說云爾一味虚懷開悟後學不知多少某云亦要看他傳手傳心開胸開目如說豈敢云云濟得後來幾分大事

是日曹公祖閒到壇中諸友至者僅十八人曹公極其欵洽開導無量但未有載筆從之者尚兾諸賢録其緒論益我愚蒙耳

附寄諸友書

某頓首某以頑鄙荒遯之餘不委溝壑得侍函丈備觀美富三會之下間所未聞每發一題初無定意及覩諸丈分曹競奏鐘鼓磬筦備有成音心明目開何樂如之僭以一度濫登筆長或識所未通低徊不下或意有率爾妄即刋除自反此心良為發忸昔夏𩓞一與擯籍終身不至陳留李緒好為詆譏子桓呰其不類周獨何斯執此盟載聞此朔二日曹公祖親至講堂傳餐命坐此日諸賢所當咸集共請提誨而猥以不肖所寄題目施

於楮筆倒行凌節愧如之何某既伏匿耳目不張雖有
鼓鐘何繇思享不知誰復載筆記此當日授受之言者
問業比益反約都在題下推求題下既有評隲復有講
論不患不詳所為此條欲諸賢旁攷經傳下逮史籍益
廣聞知破我聾聵耳前吳雲亦兄屢有引伸今亦反近
以為切篤其實切篤俱從博收單條起義勢必嚼蠟古
人講論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以春夏晝長精神茂暢秋
冬晝短意思靜專耳先輩孫月峰與耿天臺同在南都

分李緇繹史傳數年前祁倪二年伯亦用此法分為六籍今如禮樂之餘有法器圖象歴律星官地理算數詩書之餘有諸子百家素問太卜時集要者有會典衍補通考函史左右兩編何妨以類分限講求如舉子業者只存於心心淨則筆不冗心深則言不剽加以師友切磋的知源本千谿萬徑攝月通川隨處理明經心成道豈必隨人描眉改鬢乎某思此事性習未開立少觀多指摘威集咎譽之下顧盼殊勞講說數番大意已畢便

當反舌收聲以省罪過區區此懷再貢函丈非有喜負

欲試同人聊借隣光以舒夜織也中元前一日黄道周

再頓白

榕壇問業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余日煥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王宫

榕壇問業卷四

明 黄道周 撰

甲戌八月朔二日乙夘為秋仲正會之期其又以省家入郡於時在會者五十三人自愧寡陋藏匿不深擬先一日為撤臯比奉諸長者請諸鄉里先正左右辟咡至期未有至者而秋水曹公業在壇次既謁聖及紫陽先生畢其舉聖門中要義數條請曹公提命曹公因舉多

學而識章次及君子所不可及義諸賢坐定曹公便問此章比參乎吾道孰為淺深某云聖人兩說一貫對參說道對賜說學學須悟頭要與聰頴人參證道須實踐要與篤實人推求畢竟道在行邊一貫易尋學在知邊一貫難悟也曹公云道之與學總繇心造貫得去者千谿萬山亦貫得去貫不去者一重故紙亦穿不出頭某顧諸賢云只是如此此外亦更無餘義了於時鄒德基坐近東頭某謂德基云還可發揮者不德基云顏淵一

生在博約處下手夫子一生在默識處凝神如謂此處是多則終身是多此處是一則終身是一也某謂曹公云此賢到說得好但不知此中可有頓漸否曹公云只是一箇物遇鈍人看得極敏遇敏人麄看得極鈍豈是道須頓悟學須漸證耶某云已曾領過道亦不得頓學亦不得漸串得去者磨杵亦是利根串不去者刺錐亦是鈍器也諸賢寂然某謂諸賢豈看此中果有疑義耶黄共爾徐云孔聖呼參一唯已畢當時有人舉似便為

忠恕下得轉語當時若有門人請問不知子貢如何開
交曹公云此問最好正要商量某云須此一問然此中
亦無商量處夫子言下再無滯旨如對懿子問孝一語
不了亦尋人開交豈有一貫不了頻頻閃出疑義曹公
云如夫子生平遍知萬物却說無知自認多能又稱鄙
事設有人問是如何轉語某云當日轉過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又問諸賢君子不可及亦無甚疑難有何商量
林非著坐近西頭應云君子只是中庸人中庸無甚過

人者反說不可及得毋與中庸其至中庸不可能也參看麽曹公亦首肯之某對曹公云今日領略亦無遺義但如學識可一貫得不可一貫得夫子是多識人不是多識人下筆細勘便自分明言下追求終難得盡也曹公云夫子只是一身說道說學了無夾帶一任當體遠近推求某亦服膺久之良久諸賢各就筆研某與曹公西坐振衣亭中游鱗長黃少文亦相從就坐再舉前話某云紫陽以參語行以賜語知古人云行可當知知不

可當行宋儒又云真知可當力行不審如何曹公云陽明先生亦主此說某云孟子亦云巧在力先學識是力一貫是巧施濟是力取譬是巧但不知明明看得紅心者可當彎弓透札不耳曹公莞然良久問云夫子生平說無知又說鄙夫空空叩端而竭此意云何某時徑率便云此如洪鐘不擇莛杵隨觸生聲聲藏何處曹公極歎得是良久憮然覺自遲率迂愚也日晡課藝完者已三十餘人始屬觴就坐鄒德基謝爾剡爾載劉賡美賡

穆各以有服辭去在坐可四十人兩義俱完者吳雲赤楊峻人謝有懐三人耳觴數行朦人擊磬歌伐木首章某謂諸賢草野嚶鳴不敢致拜次歌鶴鳴二章致辭如前又良久出次稱觴歌泂酌之二不敢以行潦煩公祖再歌小明之兩嗟致神聽也又良久歌蒸民之六及泮水之七以明哲德心弘將命南征之業曹公起謝肆及更定遂別去某與諸賢少坐移時歌綿蠻終焉翼日曹公過敝寓追理前業云昨聞伐木及小明之章為通夕

不寐其間云何公云聲氣一事果然不小鳥自嚶鳴於人何涉人感之和平人自安處於神何涉神聽之降福可見神之聽人猶人之聽鳥也其言下懍然如有鬼神屬於耳側翼日以告徐晉斌斌云易言人靈於鬼神故曰而況於人乎而況於鬼神乎傳怕人蠢於鳥故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其亦斂衽久之不知其為諧語也

翼日許二懋見問聖門一字千了萬了安得分行分知又如聖人教人因乎其質曾氏實體難道不關慧性端

木慧人難道盡是機顔作用𦤎云子貢何嘗不事事實體看他要不欲勿施要博施濟衆只是看得闊大些夫子對參對賜一樣提呼都是教人説約漸到本原上去如聖門上人箇箇在圈子裏亦不消教他一貫也二懋云知行分别意是如何𦤎云正如解之與修有手有眼眼當一千手當五百若論手眼中間更無多寡之異譬如挽弓看箭兩下相成要到紅心只是一般功德趙希五問云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禮者三千

三百包舉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為後著㫁云此道常有人尋求無如今日親切賢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儼若思抑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㫁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宫牆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希五又云如志道是先游藝是後道藝中間如何分别㫁云此處看不得先後如船放海中四望波瀾眼見川

流何分時節希五云然則博約景侯畢竟如何某云上
高入天下堅入石透紙萬重下釘八尺
尤詹茹云用中要須執兩一貫亦須多識此中精一原
頭畢竟如何異日說一言終身於此有可叅合不某云
謝爾載亦曾作此問千個聖賢都是一心如推廣得去
千萬種書都可了徹然亦須實想五經諸史掀在目前
落一恕字貫串何處此處亦勿糊塗也聖門體道在鄙
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箇箇箇

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
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
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
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然如爾載說聖人性地明
通萬物同原自然隨地映現於此處較自親切也一時
把忠恕一貫在學識中摩揣者如楊峻人周房仲郭受
子劉賡美諸辨析一齊放下不須論說
蘇伯韡謝爾剡又問達巷太宰兩家語意孰為浅深太

宰說聖達巷說大都在夫子身上攢簇夫子不得已亦在吾道予學上對他分明世人看得是學夫子看得是道慧人看得是學魯人看得是道夫子自家開口不得一曰不試故藝一曰吾執御矣此是機語抑是權語某云如何是機如何是權謝云如太宰聖夫子以多能夫子自稱少賤黨人大夫子以博學夫子微說何執此有關捩似是機語蘇云釣弋瑣事不礙聖修射御名途何勞言教此有鑪錘似是權說某云夫子自家不居仁聖

倒將學誨上來今日不居學識又倒在一貫上去層層開剥現出本身何嘗於言下機權作法如要實悟聖修須知大聖名場與釣弋射御亦了無分别也

唐君璬問晦翁以曾氏當時雨子貢當達財二子似有懸隔尹氏謂子貢終不能如曾子之唯此間如何某云尹氏在程門亦稱為魯程門諸賢以尹方參以謝方賜然子貢在聖門最蚤子與在聖門最少源流漸靡初末相資難道終身一言不欲勿施不在曾子之前曾子一

生推服顔子若無若虛正須以學識實之不然與瞿曇有何分別看來不欲勿施之法仲弓首領特地下根到子貢開花向曾參結果耳如是性道文章要多不多要貫不貫要學不學要識不識自子貢外再無一人分付者奈何淺淺看他君瓚又問此章語意畢竟未明可是問多識是夫子不是夫子抑是問學識是多不是多耶某云曉得學識是多不是多便曉得學識是夫子不是夫子矣

呂丙德又問如坊前日所問疑墜空門今日一貫未明絜絜叨叨反入禪教了某云何繇見得丙德云老氏五千腥曇數萬竟有何物當他原本如有一物則此一物已先凝滯如何貫得某云五千數萬秖是貧兒曰儉曰慈是他財本却走馬以冀掇拾甚低還衣𦡱之珠珍藏何事假使虛無可珍則實有爲贅須知高堅前後手脚難齊卓爾現前心眼要破也

王豊功又問嚮時闢發一貫大義於學識上實未了然

夜闌歸家秉燭靜坐覔不得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其云此事其常講貫無人會者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様理義萬千费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烟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約何消重疑豈功

云如此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物求箇太極雖舌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虛空天地日月何繇不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轆轤日月覿是此覿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音豐功云如此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是一物何繇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

豐功云蔡九峰以純守解一於精一之一猶有異同顏回擇善得一豈亦曾到貞明貞觀上去想不過如南軒所云盡性者一之耳某云擇執服膺自天地日月來只有此理更不須說豐功云如黄共爾所云子貢門人請下轉語便云唯盡性者能一之可亦契不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事滔天豈片言所括

劉賡美云諸賢下不得轉語如使子貢當時自下直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復契不某云山

中虎嘯只是清風憑誰讚嘆

楊王宸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絪緼說不得一生初旣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若於一多上往反辨析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某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微禮樂五起中間變現千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豐功亦云籠統話再勿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緩綆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

線子也其亦瞿然自覺多談

魏秉德云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古人嘗說外照終年不見一身內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曾格物有何分別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老照少來少照豈必豫先料理老少面孔耶其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休首尾中間

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大字也只為此處浩瀚落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別耳

張師又亦云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繇定靜得来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定靜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

識俱就此處發亮生光也某云槩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法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離初根即此是本末條貫不為鳥語蟬啼所亂師乂又云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揉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是吾道中人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任是不辨豹鼠畢方不識藻廉貳負

亦是學問中人知不至者以心役物任是識得莽實枯矢辨得土狗商羊亦未是一貫先生也於是言下大家心折

鄒德基問中庸末章歸結謹獨朱子又添出為已兩字此是從身修來抑從自慊來某云自夫子心上來與中庸亦無分别又云内健外止為畜畜者前言往行一一關心内止外健為遯遯者求一人知亦不可得可見積精當心則外物不揺是聖賢學識前事積虚當心則外

景不滯是聖賢學識後事雖是時止時行却於吾心參透無量其云此自徳基心上來於吾心上亦無分別也黄少文問云君子自下學立心直做到天下平地位如敬信勸威百辟儀刑果是實業可見抑是論理如斯其云現在文廟前過豈容説理説事

施非昊問教即學識性即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定與博聞强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説學識令人終身

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氲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無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於是一貫言義翻爛已多請諸賢别尋言誨

蔣仲旭因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自易與中庸說出何妨發揮某云此事實是難知易與中庸偶然逗漏某則未解仲旭再問某云記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汰沃齋頭尊公先輩以冊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

象大畜如何講論其時空疎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玄谷以此與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物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藏在何處先輩亦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為此慙懊至於纍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與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為同是一變遡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

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説尺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看曹公説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兩語十倍分明

先是在振衣亭中曽與曹公論顔子好學初無一語學問如何過此便無又説顔子未嘗一試如何説與禹稷同功時游鱗長亦在坐至是問云聖賢易地皆然必有不易地亦皆然者孟子説同室則可鄉隣則惑此是易地皆然者吾門説纓冠亦是救閉户亦是救此是不消

易地皆然者假使不消易地孟夫子出齊不豫似為禹稷動火了顏子何以彈琴雅歌某云饑溺當前怎忍得過有瓢有簞怎管外事如此念頭聖賢販夫一樣冷熱亦是分別不得

林非著又云顏子簞瓢不改其樂此樂字在何處起又說人不堪其憂此憂字從何處來人生食貧吃苦亦罷如何便說不堪某云此處如何容易人之貧苦有無一簞瓢者切莫說樂是仁者憂是不仁者使鹹酸聖賢在

溫飽男子下坐也非著云不是只看憂樂源頭分差甚細顏子此處亦頼得好學功夫難道是天資和粹聊且度身也其云日來亹亹不是為人

俟晉水又問孟子養氣此學源本何處得來其云亦是清明在躬一處得来俟問如何說是集義得来其云氣志既從氣志既起此間包括千詩萬書豈是苟且得度

晉水又問玄素兩家亦說養氣豈不是清明在躬其云他說是處亦是白露蒹葭氣象難道塞於天地之間

王千里問善人教民爲邦要七年纔可即戎要百年纔可勝殘去殺此是何義某云今人無此心眼切不要掉臂談兵夫子一部易經只尊一人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如此人自是羲農一流如善人者只說不殺難說是聰明睿知神武也凡不殺人者須是洗心極密藏身極固如有七年善城善池任是戎馬蹦踐不得但是殘殺成風刑名司化徒說不殺未到百年終是銷他不得王珪魏徵在河汾門牆許他作相不許他能興禮樂鳩摩羅

什佛圖澄在劉石面前救得幾箇百姓癡頑老子在帝䎡面前救得幾箇城池夫子三月復齊侵疆豈是當時俗眼所識王云如此不幾看壞善人也某云聰明睿智有時壞人善人無壞亦壞他不倒千里又云傳稱善人質美未學如子羔者亦是善人做得成宰如何做不得費宰某云費是殘殺城池閔子不做如何教子羔做他此事已經人道不消再說

呂而遠又問如此善人定指何等若是質美未學看他

太低若是自不為惡又看他太高了有宋諸賢皆自謂踐跡入室坐底聖域如何掃他在善人班上又如秦漢以來不學者多一入善塲都成君子豈有伯玉子産而下虛懸位次伯夷柳惠而上别樹堂簾之理繆對王千里説善人直是西方路上當夫子時豈有此等人甚説何必西方之人如榮啓期林類石門守者荷蕢丈人之類何曾望見夫子堂奥何曾却掃夫子衣塵即自十二聖人而下除却耒耜網罟雖衣裳棺槨亦拋捨得下了

何敢責他一路承仰宗廟百官也

黄共爾又問幾希二字與危微二字孰為嚴冷孟夫子說舜便對蹠此處說禽獸對庶物覺君子中間站足不住不知幾希兩字的何所指又不知孟子為何發此猛教使人咋舌某云孟子此語未猛共爾云如夫子說豈有此某云夫子說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既無所不至安知不出禽獸而下又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兩無所不至便是痛毒過於孟子也記云能言不離鳥獸

此語是孟子話本莫說是孟子創嚴也嚮在亭中曹公亦發此義其云季子問具臣夫子直說出弑父與君此語比孟子令之罪人又毒痛了大要聖賢看善字精則看不善字自嚴耳善惡無隣分路岔頭都是異類莫說孔北海語是詼諧也

劉賡穆問君子九思不知幾時得到聖人無思無慮田地其云誰說聖人無思明生歲成了無思慮此是日月寒暑上事聖人有慮要經靜安而出艮言止也止後纔

得靜安靜安後纔得慮所以聖人於艮卦大象說思不出位艮是成卦萬物所成始成終無此思慮成得甚麽九思浩煩不出一身明聰温恭不過此身各得其所豈有一身千手各執一器隨眼所照不礙自然耶賡穆又問忿字得字這樣粗淺如何亦入思料某云思量一遍極是深微

張昂之云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夫子問其所樂回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夫

子愀然曰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後世非徒修一身治魯國而已顔子出而思之至於七日骨立由是而觀顔子憂處深於所樂今人只道顔子所樂不道仲尼所憂未審顔子七日骨立所憂又是何事某曰河汾亦云天下皆憂吾無憂乎天下皆疑吾無疑乎要是顔子所樂吾亦樂之顔子所憂吾亦憂之何疑之有鄭枕石又問六藝皆教莫論理道燦於日星即如文辭亦非後人所及左國董賈離騷史記雖有佳處夐不相

追至於擬作非僭則俚將由氣運使然抑是學誨不至也某云自然是學誨不至難道隆地啼笑便自不同
朱季乂問逢萌之善春秋君平之善易梅福之善穀梁申公之善詩夏侯勝之善書其人各能探索陰陽進退人事故逢萌知莽將敗擲楯而歎君平不仕哀漢終於巖耕梅福直攻外戚掛冠東遯申公勸帝力行夏侯守正不阿此豈其人品地使然抑是六籍蒸薰所就某云天人各半季乂又云子駿子雲李斯匡衡豈盡不學之

過其云子雲亦嘗讀書未到一貫田地季又云程伯子看太玄到信無不在乎其中便說子雲學已到此令說子雲學亦未到耶某云不是學不到却有識不到處

唐伯玉又問前日鎮樸問四始六義為何不實落開示某云已曾講過伯玉云講則講過未能豁然某云此中亦難一口吐出且再放下伯玉惘然謂是五際未明不為四始六義也某云任他五際只是一言

謝有懷云聲音之理通乎性情達乎政教夫子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是謂篇章節次抑是絃誦宜人也且舉雅頌不及國風定是宮廟堂宁享祀所作夫子身為布衣如何移動得他使他就位其云此處動移豈關風力要使正變知歸神人叶聽即曳履高歌聲出金石豈必借鐘磬於巍懸勞矇瞍於堂序耶

張子京又問夫子在齊聞韶從師襄問樂遂能遠契虞廷親睹文象似此千年久遠底事音節器數能保如初何以睹記實思便能如見且齊非舜後一亡公子所傳

經歴十代管仲諸賢未甞讃嘆何為一旦入心到此其云甞過錢塘晤錢友朝彦作聞韶篇謂是韶樂入齊淪失已多不圖虞音降在賤隸是以感嘆至此心甚然之比歸家翻諸古疏蓋有如此者良足證明至如六代餘音藏在故府世官所循名師所記寘悟玄通何足怪乎

子京云此處想亦一貫不來其云不是一貫何處名通

張元屛又問前日鎮樸三頌尚未見深答昨日對衆坐間又道詩存三恪風别九野雅列三垣變兼七緯引端

藏緒良今人疑如説頌是三恪為何周魯并列若雅列三垣為何正變相麗七緯九野要是後代推求豈是初時所立其云吾輩只管讀書勿道幽深一路元屏又云文中子謂豳是變風周禮又説豳雅豳頌此是如何其云詩易典要大抵多通齊魯諸儒各尋奧義吾初發難令為危談切勿為他所倒

吳雲亦問春王正月胡傳以姬氏不改時月程朱以姬氏改月不改時陽明則謂時月俱改此是如何其云其

在山中亦有人問過前賢辨之甚詳只緣前賢不解歷象空爭口頭理語耳春秋三十六日食以郭守敬歷推之皆周月非夏時也蟄蟲不伏知司歷之失閏子月無冰知秋至之必災是非寅亥之月明矣辛亥南至左氏云公登臺而書雲物禮也既云春正月又云日南至改時則安得春改月則安得南至乎又如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此在霜降之後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此在霜降之前是以春秋書之紀異豈獨謂霜

戚之有輕重乎又如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桓公八年十月大雨雪隱咎則晩桓咎則蚤皆周月非夏月也陽明謂雨雪不時故書與隕霜同義於此亦不相悖也公穀好與左氏牴牾於此無間自是近古傳說易明令人習聞夏時再開疑鏬何足述乎唐伯玉云周孔學問自是同源夫子何以不主周公之說且如周公豈有不知建寅之是而固指冬仲以為初春某云周公制作極是精微豈有周公不曉建寅之是周公立歳以日行為主

凡日行天中南北各二十四度董子所謂兩中繇二十四度極南而復易所謂復所謂南至繇二十四度極北而反易所謂姤所謂北至也此四十八度著法所生一南一北平分其半以為春秋周公作易夫子作春秋子午夘酉徹著折衷其義一也譬如月之有朔明尚未生迨其明生不謂之朔時之有春陽尚未盈迨其陽盈不謂之春聖人因之改正象魏因時布和各有取爾安得同乎雲赤又問將受厥明維暮之春春暮定是寅月柳

是辰月耶某云詩人多用夏正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皆夏月也詩本於豳豳用夏時虞夏殷周五緯分繫又何怪乎趙與蓮問禮經月令或以為出于呂氏或以為秦火未焚緐酌舊典小戴所存出於周公某云逸周書夏小正未必是古書然與呂紀月令强半出入今人讀此書亦無甚乖誤者但如尚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此處不同朔易訛成因之改度耳今如除却星中日躔正其紀次依他施令雖出呂書豈

有謬乎如謂他時候不同存為啞鍾則是虞書首篇亦煩更定也唐伯玉又云承論此兩事極難得合恭云如何伯玉云如歷書日食正朔果係周月周時則仲尼不應書春正月春二月春三月如仲尼既用夏書則左傳不應書日南及啟蟄諸事也且春秋果用子月為春則月令八節一切差池豈有四立二至周家別記歲時之理其云雲赤亦如此看章本清諸公及蔡註俱云改歲耳雲亦云改歲月令懸之象魏難道象魏布和歲時便

可錯用耶某云帝王所重不過農政丘明所載只占龍火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著於京劉雖管氏諸書不過約略霜露濟窺豺獺而已且依春秋冰雪以證冬春勿謂歷代史書總成偽歷也趙與蓮云若此則月令決非周公所作矣某云周時夏正既已不傳諸家各私其說秦漢之際闕焉不傳至元朔諸賢始一更定小戴禮記只五十六篇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馬融增入并非二戴也伯玉云若此則經傳史歷一一堪疑當復何據某

云以其所據則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及邢雲路皆知歷者九代以來簡較日食不止千次并無以夏時推春秋者行當與諸賢共定耳與蓮又問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令人一嚮稱七政俱是左旋何故其云此何須問譬如人身手臂運旋一物左來一物右去豈成運動此道須要七通八透如人行道慣走長安纔曉中間何處要跕出門問路不如且為文章也與蓮云如此天道便難一貫也其云且要多識多聞仰高鑽堅待他明通

自然貫串與蓮云畢竟如何學識得來其云凡談此道有訓詁者不妨講貫夫子學琴亦須先明器數不能坐見文王

伯玉見諸賢言論已畢又問先儒論詩皆推究世數以別交際嚮來纔說九野三垣七緯於國風十五兩雅正變略露一斑如何不根極闡揚性天大義其云賢意云何伯玉云儒家以理解經不以歷證經數家以歷造歷不以經證歷嚮於雲亦春秋與蓮月令已昭揭無遺何

故於諸賢論詩尋經合緯其云三百篇中只餘經軸若要緯看且誦七襄

朱君薦盧孝登業不發問因昨日歌詩之事又問樂貴人聲亦資製器五音七律子半相生唐人樂章只是絶句同是一詩別稱鍾呂或隷太蔟或配甤賓昨歌鶴鳴二章云是清商轉羽復歸清角此義何據其云夫子刪定諸風本其水土以正宫商如鄭衛諸篇極多羽調雅頌正變宫徵聲兼要以情理相通貞淫不溷四聲之間

遂生七律嶰谷之竹陽濁陰清泗濵之磬浮輕沈實施於絲革無適不然何獨人聲乎君薦又問伐木小明當兼何律隷於何宫某云伐木清商以子還母正變之會不失宫音小明變徵以母命子宫徵之間不入羽調君薦又云樂無專書聽此茫然且須異日盧孝登云昨日揚扢詩歌於神聽一義再三致意豈是斷章取義抑是設教精微某云豈敢往日在都下屢與岳石梁先生商略此語云一部詩經兩行鼓吹只有正直和平四個大

字人如曉得正直和平便與鬼神呼吸相通古人作樂六變之後便使天神地祇丹鳥玄鶴一齊翔舞豈獨嚶鳥鼓鐘通其音響而已是時孝登諸賢搆文初就未知曹公見過所論鬼神聽人之旨因又取曹公意義申說一番云易繫有言言出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可是人聲千里抑是神耳千里也綿蠻之音遠祈教誨勿以我傲棄之如遺

榕壇問業卷四